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100 (1908—2011)

第七卷

木锡镇



任翔◎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侦探小说研究》(10BZM087)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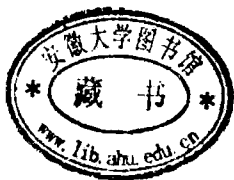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100 (1908—2011)

第七卷

木锡镇

任翔◎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锡镇 / 任翔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1908—2011)

ISBN 978-7-303-15270-4

I. ①木… II. ①任…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948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40 mm
印 张: 28.5
字 数: 47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马佩林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耿中虎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采得百花成蜜后

(代序)

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创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以来,经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农、埃科等作家的不断拓展与创新,侦探小说已不再是一种仅供读者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类跻身文学经典之林,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现代世界的广大读者。

—

中国侦探小说是典型的“舶来品”,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经历了译作、仿作到自创的演变过程。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新小说》是译介侦探小说的倡导者和理论实践的先行者。1896年,《时务报》刊发了由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是中国最早引入的侦探小说。此后,西方侦探小说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青睐的当属《福尔摩斯探案》。除《福尔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中国。在众多的译介侦探小说中,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创作的侠盗加侦探亚森·罗宾,在当时读者中的知名度仅次于福尔摩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几乎将西方著名的侦探小说全部引介到中国。

随着侦探小说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译介西方侦探小说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成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以上”。^①在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中,有些译作几乎与西方原创的侦探小说同步上市。“抛开日本这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217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个中转站,直接取法欧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还快,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基本上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①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潮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才渐渐降温。

西方侦探小说为什么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如此狂热的阅读效应?从文学发展规律看,一种类型的文学模式能够存在,总是以其自身的审美趣味与读者达成某种默契,从而获得其独特的欣赏价值,只有这种文学模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吻合,读者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并保持持久的热情。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狂热的阅读效应,除了西方侦探小说呈现的新颖的故事、惊险的场景、曲折的情节、神秘的悬念、智慧的侦探等审美特性外,还在于西方侦探小说隐含着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学的意境。英国早期侦探小说批评家玛乔丽亚·尼柯尔森(Marjorie Nicolson)带着极嘉许的口吻肯定侦探小说的生命意义。读者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体现了一种“因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激变而出现的精神动荡,在没有秩序的环境里生活总是让他们苦恼。所以,对侦探小说的兴趣往往还体现了读者想返回到简单安宁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强烈渴望,他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里一样”。^②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安全感却在侦探小说里找到了寄托。因为侦探小说隐含着一种异样的精神景观——罪恶终将被惩服,混乱的秩序终将得以恢复,侦探小说在遥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学。二是哲学的意蕴。侦探小说的内容充满着理性与非理性、健康心态与变态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些问题持久地刺激着读者的兴奋点,甚至把理性带到了极限——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类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三是文化的意味。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读物,其深层也深刻地触及人类的终极眷注。从历史发展看,犯罪的发生几乎与人类历史同等悠久,犯罪现象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每时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发生,而人类又是那么无力地拒绝神秘的诱惑。侦探带着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怀,去揭破死亡之谜和为制服犯罪而进行的努力。侦探小说不仅呈现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类的命运。四是符号学的意义。“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侦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 *Whatever Happened to Sherlock Holmes: Detective Fiction, Popular Theology, and Society*,
By Robert S. Paul,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

探小说作家，他们都特别善于从文化上改写占统治地位的辩证法。”^①因为侦探小说文类坚定执著地偏爱一种场景——犯罪场景与侦破场景——的书写。这个场景不仅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侦探与罪犯在这个密闭的世界里，进行着人类的智力、毅力与信念的博弈。正是因为西方侦探小说蕴藏着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国大地，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启蒙的中国读者。

二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吹响了号角，但必须明确中国侦探小说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里，浸润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国侦探小说与传统公案小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虽说侦探小说宣扬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学实证而非主观臆断，讲究的是人权而非皇权，但是两者却有着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渗的表现。首先，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虽说公案小说源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也仅区区的百余年。但两者既有着“形似”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神似”。“形似”——两者都在运用人类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惩恶扬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如果说西方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是显性的，它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那么传统公案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则是隐性的，它是中国侦探小说诞生的精神传承。其次，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同属“乐感文化”，有相似的审美趣味。传统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读者基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接受心理，普通读者阅读公案小说，更多的是偏重于其娱乐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终都能出现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的圆满结局，在阅读过程中享受拍案称快之乐，而无凝思长叹之忧，这种传统的“乐感文化”不仅制约着普通读者的审美选择，而且还积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之中。以启智娱乐为开端的西方侦探小说也可归属于“乐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和案犯必遭惩罚的完美结果，它能够带给中国读者紧张而不疲惫、轻松而不乏趣味的审美享受。再次，侦探小说汲取了公案小说的精髓，完

^① *The Art of Detective Fiction*, Edited by Warren Chernaik and Robert Vila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 12.

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侦探小说文类生成看,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认同的复杂过程。侦探小说的译者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之初,其目的是希望借助侦探小说以引进新思想来变革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事实上,这些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文人在观念上仍然保守。他们在译介和创作侦探小说时都会渗入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从早期的侦探小说译本看,很多译者都使用章回体的形式和文白相杂的语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译者浓厚的传统法文化思想,又传递出译者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里,不难发现,作者可允许侦探在侦破案件时有失误,但不容许侦探在道德上有瑕疵,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写照。他们既羡慕侦探的理性精神,又摆脱不了传统的青天意识,因此,他们希望塑造一个可与西方侦探相媲美却带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新侦探形象,这是当时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一个理想目标。

虽说侦探小说承传了公案小说的血脉,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现代转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诞生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侦探小说体现的是现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讲究的是科学与民主,弘扬的是法治思想和社会正义。作品中的私家侦探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他是现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试图在当下法律规范下建立公平与正义,以实现个体的价值与理想,本质上从属于“民间立场”。而公案小说呈现的是政治的伦理和道义上的因果关系,体现了一种在王权统治之下的群体思想,不论是包公、于公还是狄公,他们对于现存意识形态都有先天的维护意识,本质上从属于“官方立场”。

三

西方侦探小说大规模的引入,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打造了绝佳的模板,而传统公案小说的伦理价值则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两种各具特色的文类催化下,作家们的创作意识被激活,他们开始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当然,借鉴并非只是机械的模仿,这里面隐藏着侦探小说作家在遭遇中西两种文学观念时的艰难抉择。不可否认,最初的侦探小说作者基本上都是“旧式文人”,他们大多以写言情小说起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极力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与“对话”中,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逐渐领会并有选择地“拷贝”西方侦探小说,最终形成有中国

风味的侦探小说。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是1901年由剑铎创作的《梦里侦探》^①,至1904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才有所发展。1905年,《江苏白话报》第一期刊载了由挽澜创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刊载了冷血(陈景韩)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1907年,《月月小说》第七号刊载了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十一号刊载了黄翠凝的《猴刺客》,该作品是目前能见到的早期比较成熟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这是张坤德首次译介福尔摩斯探案十余年后,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侦探小说文体太先锋,叙述内容太丰富,逻辑要求太严谨,而使众多意欲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望而却步。侦探小说的写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备文学的素养,还应兼备文学之外的诸多知识,比如逻辑学、心理学、犯罪学、化学、医学等。另一方面,在于作家的价值趋向。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趋向,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注重以社会为主动、个人为受动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属科学型文化,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引出的社会结构。侦探小说作家对法律的诉求、对科学的期盼、对正义的瞩望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挣脱伦理型文化的“羁绊”,他们在“东张西望”中渐渐成熟。

吴趼人和周桂笙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与翻译家,但无论是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还是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从文体到内容仍属公案小说的范型。尤其是吴趼人,他试图革新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以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中国侦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结果。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尽管也是“公案体”,但其在叙述内容上明显汲取了“西洋文明”。从吴趼人和周桂笙的创作中,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规律,中国最初的侦探小说创作经历了由“公案体”到“侦探公案体”的演变过程,这也印证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生成深深地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纯粹“西风东渐”的结果。

随着“侦探公案体”作品的增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在模仿中反思,在

^① 据日本学者榑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示,剑铎创作的《梦里侦探》发表在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上。《启蒙通俗报》于1901年由傅樵村在成都创刊,1906年改为《通俗日报》。笔者查阅了国内多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均未发现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现存文献只查到1903年后的《启蒙通俗报》及更名后的《通俗日报》,未见剑铎创作的《梦里侦探》。因此,对《梦里侦探》是否有此作存有疑虑。

反思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侦探小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第一个侦探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庵、俞天愤、张碧梧、赵苕狂、何朴斋、徐卓呆、胡寄尘、张无铨(张天翼)等,产生了一批像霍桑、鲁平、蝶飞、李飞、宋悟奇、胡闲等“中国式”的侦探,这些“新新侦探”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其中被称为“中国福尔摩斯”的大侦探“霍桑”更是声名远扬,成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创作的繁荣与读者的接受,使得中国侦探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早期的原创侦探小说中,读者反映强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俞天愤的《蝶飞探案》、陆澹庵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张无铨(张天翼)的《徐常云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斋和俞慕古的《东方鲁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摆脱传统公案小说束缚的中国侦探小说呈现出与西方侦探小说一致的审美特性——神秘、惊恐与悬疑。侦探小说鲜明的审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扑朔迷离,案犯踪迹不明,结局指向莫测。作者与读者似乎在不断地进行着设谜和解谜的游戏,从而也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建构、颠覆、重构、再颠覆的解密过程,使读者在“奇诡突兀”、“判心怵目”^①的高峰体验中揭开谜底。侦探小说最具刺激性的是强烈的惊恐性。侦探小说总会牵涉谋杀、抢劫、爆炸等暴力场景的书写,而暴力行为的描写往往能够使处在相对安全环境里的读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导泄。人类的心理中都有一种“暴力”的本能,阅读侦探小说能使读者产生“惊骇错愕、目眩心悸”^②的心理体验。侦探小说最具吸引力的是悬疑性,悬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营造的紧张而神奇的悬念,悬念成为侦探小说作家营建情节的枢纽,启迪读者心灵的钥匙,悬念也成为读者对人物命运和情节推进的预测和充满激情的期待。

四

中国侦探小说是中西文化融构的宁馨儿。它的诞生与中国社会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文学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连。考察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可将其视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的一个缩影。侦探小说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丰富了中国现代文体的类

^① 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载《新民丛报》,第3卷第7号,1904。

^② 同上。

型,加快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题材文学获得了现代性——从对犯罪的政治伦理关注转向对公共秩序和个体生命的关注,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科学精神的传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设等。

当今的中国文坛甚是热闹,各种主义、现象、流派层出不穷,然而,却绝少有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光顾侦探小说。在已有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里几乎难觅侦探小说的踪迹,即便在中国“通俗文学”史里,对侦探小说的阐述亦是浮光掠影,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健康成长。更可叹的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为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的侦探小说亦被“公安小说”、“法制小说”、“犯罪小说”以及“侦破小说”等称谓取代,私家侦探的独特个性与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体形象与集体智慧所替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为止,能风行全球长盛不衰的文类之一便是侦探小说。融情、智、理、趣为一体的侦探小说有其独特的范式,故事中的侦探通过追踪蛛丝马迹而重构犯罪现场,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抚慰被惊扰了的心灵秩序,恢复被损毁了的社会秩序。侦探是和平年代里读者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形象是别的文类所不具有的。

笔者挚爱侦探小说,愿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尽力。因此,笔者历时两载查阅了1896—2011年间的近千份报纸杂志,搜集并阅读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近千部侦探小说作品,并对清末民初的侦探作品重新录入、断句并进行以繁化简的文字处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余万字,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未在其列。为体现“史”的脉络,所选作品均按发表或出版的时间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作品;第三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刘半农、张天翼、俞天愤、陆澹庵等人作品。因馆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弥足珍贵,难轻易示人,一些选文想必是第一次与当代读者会面。读者可从中阅览中国侦探小说从滥觞期到兴盛期的整体创作风貌。1950—1976年一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白桦、公刘、陆石、文达等人作品,这些作品以苏联的“反特防奸”为蓝本,融入“剿匪”、“肃反”的题材,作品明显地烙上时代的印痕,读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李迪、钟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国著名作家叶永烈、余华、叶兆言等人作品,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可体验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的新变化,犯罪问题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错综复杂的社会世相。2000—2011年二

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怀戚和新锐侦探小说作家鬼马星、冯华、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录中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郑炳南、孙丽萌及新锐侦探小说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晖、林斯谚等人的作品。读者可领略到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无论是叙事内容还是叙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网络、毒品、腐败等题材已成为侦探小说的热点。除以上八卷外，还为小读者编选了两卷创作于1980—2011年间的优秀儿童侦探小说作品。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侦探小说作家谢鑫、杨老黑、许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选集里，这些作品以小读者的视角叙写了神秘、悬疑与恐怖的侦破故事，不仅让小读者从中感受到侦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从中体验到侦探身上传递出的刚毅与正气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中国侦探小说读本，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品图谱，为当下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提供可参照的范本，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侦探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希望“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能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

任 翔

2012年8月18日于北京养木轩

目 录

饮鸩情人节	莫怀戚/1
危险家庭	冯 华/46
网络凶邻	(中国台湾) 既 晴/147
木锡镇	鬼马星/305
后 记	442

饮鸩情人节

莫怀戚

这天一大早，一位交了班的出租车司机在回家的路上，在低头打一个大大的哈欠时看见高高的堡坎下面躺着一个人。

他停下来，左一看，右一看，料定那人凶多吉少：他全身已给细如棉纱的霏霏小雨湿透，说明躺在那里已经很久了。

这是个细心的司机。第一，他不愿成为第一发现者，从而沾惹嫌疑；第二，他认为那人不是此处居民——此处居民都很熟悉地形，不会摔到那里去。那家伙说不定是个吃“粉儿”（吸毒）的小偷，在漆黑的雨夜里爬别人的阳台……司机很笃定地回了家，给110打了电话。

但司机错了。死者就是本地居民，而且是市里的一位处长，位不高，权却重，姓丛，42岁；他不是从“别人的阳台上”摔下来的，他就是从路边摔下去的。

没法。在这座巨大的山城里就有这么多全国罕见的地貌——堡坎。而且随着住宅开发区的扩大，堡坎越来越多，一般说来，修得也越来越精致，远望如西安城墙，近看如玉石浮雕。

但是，这种情况也能常见：在堡坎上的某一处，没有石护栏。原因很多。例如哪一处不必修建，因为行人实在没有必要去那里；例如本来是有的，但给弄垮了一截，一时又不知该让谁来修补。

丛处长先被送进医院进行了死亡鉴定，然后就进了火葬场的太平间。

一般的说法是：他在情人节的深夜饮酒太多，失足摔死。

具体情形应该是：酒醉厉害的他下了出租车，要步行一段才能进楼；他

扶着右侧的石护栏慢慢走，但到了没有护栏这一段时他没能警觉，又没能站稳……就是这样。

有个警员说“死了都还满身酒气”，没有任何搏斗痕迹，随身带的皮包里外完好，兜里的现金也在。

为什么要将丛处长与情人节联系起来？因为他刚刚离了婚。因此群众的议论里自然少不了中国人惯有的一些内容。

但不管怎么说，单位已经在张罗告别仪式了。

《法制与生活》编辑部。女编辑安明和男编辑三空也在议论这件事。整个报社同丛处长熟得不能再熟，因为丛处长负责这个系统，说是顶头上司也不过分。

30多岁还没结婚的三空是典型的“文化光棍”：品位太高，收入太低。他将现代女性已经看透，对单身状态心安理得。30出头已经离婚的安明是典型的才女，她将现代男性也已看透，对再次嫁人没有兴趣。但这两人很合得来，可谓将性别忽略不计的密友，彼此的言行也少有禁忌。

安明说：“丛处长怎么将情人节过成了啤酒节？”

三空说：“哎嘿，我也觉得奇怪。来个假设吧！你我二人过情人节，怎样一个过法？”

“你打来邀请的电话。我说同我过可是白过哟，你要想好！”

“我说如不能白过我还不赶呢！”三空很是不屑。

“我说那么好吧，去哪里？你说某某茶楼，台湾人开的，情调不错。”

“到时候我在茶楼门前恭候，拿着一枝红玫瑰。”三空站起来，像模像样地涎着脸。

“茶楼里灯光幽暗，我们的小桌上点着一支红烛。我们要了一壶碧螺春。”安明亦步亦趋。

“我知道你没吃晚饭，但并不问，只是根据你的喜好要了几样点心。我对你的了解是这般的人微，你不由得含情脉脉地看着我。”

“滚你的吧，不要脸！我知道你是喜欢喝酒的，就说你为自己要一杯葡萄酒吧。考虑到你长期囊中羞涩，就吩咐来一杯长城干红。”

“我纠正说，要两杯。情人节怎么能独饮？”

“服务小姐送来了两杯酒。我们轻轻碰杯，你讨好地说妹妹我要爱你到永远。”

“他妈的！三空我从不海誓山盟。但我还是说了我们要共同珍惜这段缘分之类的话。”

……两人互相盯着。心里都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猛吃海喝地过情人节是难以想象的事。

此时电话响了，是总编欧阳打来的，说丛处长前妻林老师约报社几位朋友喝茶。

“她还有心情喝茶？”安明有点不解。虽然已经离婚，死去的毕竟是孩子他爹呀！

“她有一些疑问要同我们谈……简单地说，她不相信丛处长是酒醉失足。”

一小时后，安明、三空和欧阳在茶楼见到了林老师。

林老师是大学教师，教外国文学。她出身书香门第，气质高贵，人显得很年轻，不像一个12岁孩子的母亲。

她与丛处长的离异，十分简单：丛处长坦陈爱上了一个女人，“实在难以自拔”；林老师说我理解你，成全你。就这么回事。

但丛处长获了自由后并没立刻同那个女人结婚，这当中似乎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他既不说，她也不问，一切任其自然。

由于学校一时无法解决她的住房，大家还是住在一起。林老师非常大度，尽可能不让孩子有单亲家庭的感觉。

坐定以后，林老师说：“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我当然非常了解他。他是诗人，才华虽然平庸，诗人式的激情倒很丰富。但他性格内向，而且相当有自制力。”

她举例：有次参加一个上司母亲的生日宴，酒喝多了，加上有些感冒，丛处长完全醉了。“一上出租车他就睡着了。我打手机给邻居，请他一会儿到路口来接一下，我弄不动他。话才说了一句，他突然醒了，很清楚地说不用叫人，我完全能够走回去。说完又睡了过去。”

“车一停，不等我叫，他自己醒了，而且同平常一样付钱，什么加上过桥费该多少，找补多少，一点儿不差。当时我对他还有些钦佩。”

林老师推论：如有人送他回来，那么送他的人可能就是凶手；如是独自一人，他必须能向出租司机正常付钱，那么绝不可能不清醒到摔下堡坎。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感到——就像古典小说中写的，出了门，冷风一吹，酒往上涌，脚步踉跄，也该靠着左边的石壁，不该扶着右边的石

栏。因为，事实上石壁离公路要近一些。”

丛处长的居所，是单位买下的商品房小区。对于那一带，报社的人大多很熟悉。安明和三空不由得重重地点头。

的确，如果下了车，只需两三步，便可摸到左侧石壁；而右侧的石栏，要再走十多米才可碰到。

因此，就算没有想到前面有石栏的空缺危险，所谓隐患，舍近求远也是反常的。

欧阳问：“你的疑问，向公安局反映没有？”

“暂时没有。因为那样就显得很……正式，就是说，当成一个案子来对待了。那么我又缺乏证据。”

的确，要立案也得有证据。而林老师有的只是——分析。分析不能代替证据。

还有一点，林老师已不是死者的合法配偶。这不尴不尬的身份也使她有所顾虑。

所以，请政法系统办的报纸出面，将一切过渡一下，是聪明的举措。

丛处长老家在甘肃，此地没有另外的亲人，所以已然离异——确切地说是被他抛弃——的发妻责无旁贷地来为他善后……三个报人都有些感动。欧阳答应在立案之前请公安局的朋友以及本报社记者进行一些调查。

“报社这边，就交给你们俩了。”被称为老板的欧阳对安明和三空说。

现代记者，已经具有了侦查员的性质。在越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而资深记者安明和三空着手此类事务也远非第一次。

出了茶楼，两人没有上车，在滨江路上慢慢走。

正是嘉陵水瘦时，然而江中还是游走着晶莹的五彩。几座水上大酒楼首尾相衔，金碧辉煌，让远眺的人想象着里面的一掷千金。

一切说变就变，快得让人措手不及。

而一切的原因仅仅在于：欲望给激活了。

“嘉陵江中打渔船，滨江路上奥拓车。”三空冷不丁说道，“我坚信丛处长若不是另求新欢，不会死于非命。”

“你认为这是一起情杀？”

“直觉吧。男人也是有直觉的。”

“不。其实还是有依据的。林老师说丛处长一直并未同那另外的女人结婚，似乎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就是依据。”

“不错，障碍就是依据。你想想，丛处长已经明告妻子，离婚以实现另外的结合，那么应该是已同新人达成协议，否则一个中年男人何故莽撞至此？”

“那么，最大的可能，是相约一起离婚，然而，那个女人没有办到。”安明说，“不是所有的婚都那么好离的。”

“嗯，于是，那个女人的丈夫应是最仇恨丛处长的人。要杀害丛处长，应该比较容易，比如，埋伏起来，当他路过那个缺口时，将他推下堡坎。”

安明点点头：“但是，如果遭遇埋伏，就算来不及搏斗，至少也是应该喊叫的呀！”

搬运尸体时，警方问了周围居民，没有任何人听到一点儿动静。

要想无声无息地杀害一个正值壮年的大汉，仅靠暴力显然不行。

那么，就得让他的身体处于非常软弱的状态，而且没法喊叫……想到这一层时，两人目光闪闪相击，迸出火花。

次日两人去见了刑侦处苏科长，提请尸检，目的：丛处长有没有被人用药物伤害？

例如：下毒。昨晚两人最后的思维就是归结至此。

苏科长也是《法制与生活》的老朋友了，还有一层，他的父亲，人称大叔的退休警官，一直被欧阳老板返聘在报社管理资料。

苏科长说：“应该。而且要落实头部的摔伤是否能够致死。”

然而尸检报告让人失望：胃部容留物未发现毒物；头部摔伤能够致死。

只好将这个结果通知了林老师。

报社则接到区委电话通知：丛处长将于明天上午火化，届时举行告别仪式。

下午，报社做告别仪式的准备。欧阳亲自提笔书写挽联。这位老总书记底子没得说，伤脑筋的是措词。连“英年早逝”一类的话都不好说。

问颇有古学的三空，三空叹口气，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老总摇头：“等于没说。”

三空以指击桌，有顷，又说：“生能善待朋辈，死有灵魂安息。”

丛处长与下级及基层的关系倒还融洽。欧阳深深地呼吸着，说：“倒也讲了一句老实话。将就吧。”遂着了墨。正端详，电话响了。

是找安明。安明接电话，却是林老师，语气相当急迫。“我想来想去，”她说：“仍然觉得老丛的事不能就这么了了。你能不能马上到我家来？”